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

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李雲田豫章草序

漢陽李雲田以文章名天下足跡所至鉅公偉士無
不與之遊今年孟夏自贛州來寧都寧故僻壤無足
當雲田觀者而雲田崎嶇叔兄云引起山谷就訪諸子朋友雖甚困
頓不自廢嗚呼突入詩妙如雲田者是知詩矣單提性情詩所以道性情

丘云一篇
蘊結鬱紆
澹罩在此
一良

叔兄云千
古名論等
閒說出絕
不起爐竈
作議論氣

大而君父次而朋友細至閨房讌好贈答之辭莫不

有性情行其中是故性情者詩之主也兼氣格氣與格詩之

用也伏韻韻者詩之情也予於雲田詩僅得讀豫章草皆

五七言近體固未知雲田古詩何似然吾嘗讀雲田

古文率皆出入韓歐閒規矩尺寸不失則其所以為

古詩者可知雲田近體往往有杜少陵遺響少陵詩

在天地閒應氣格嶽立川流學者莫能窮其涯涘而其於君

國之際新故之感朋友患難之情憂深而思遠情紆

鬱而磅礴後之論者以為與國風雅頌相表裏非無

故也予嘗謂五經之有詩如五倫之有朋友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經之所不能

感動者詩則能感之然詩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

不自已者則尤在於韻韻者聲音之動而性情之所

發也錯綜之妙古人使韻如江河之水隨地曲折而成形又如

霍去病李廣用兵不學古法自然合節若三百篇之

類是已劉平水定為韻畧同者疆而分之不同者又

疆而合之譬之貪酷吏坐堂上兩造既具不聽辭稽

貌不按律例但以私意曲直而人之勝負死生遂一

鬼序 雲田

成而不移噫吾不解後之人何以兢兢然奉為刑書
 不敢越也三百篇之韻既不可行於後世則惟正韻
 最為近古得古人使韻之意○含○蓄○而其義有不可一言盡
 者雲田之詩○又○以○意○字○換○性○情○調○字○換○氣○格○命○意○折○筆○其意與調既優於古唐之遺而獨不欲
 排並○妙流俗之說以取衷於正韻退之有言無當世之怪
 則必無後世之傳楚多豪傑士而雲田為特奇抑○揚○雲田
○處○筆○鋒○逼○人○通○篇○露○鋒○鉉○處○在○此○卻○又○一○句○收○住○豈其畏當世所怪而顧出諸此耶吾知雲田固必有
 以自見矣

叔兄冰叔曰法極嚴密而出以參差映帶若有意

無意之間其氣力更自渾厚

丘邦士曰緒紛而曲折以盡一意文緒最奇

○涂子山文序

予嘗論文文足傳人不足道者亟賞歎其文未嘗不撫几大恨之至廢其書勿再讀前十年友人歸自新城謂予曰新城有涂子山者嗜爲詩文漫酒頗罵坐胸中無一切人至於貴人富賈故視之蟻蠊出其詩文示予予因得知子山見其文特早又七年家叔子遊廣陵吳越歸又得子山文數首大抵皆江南作也嶽崎磊砢如傾巖邃壑家叔子言在廣陵時呼子山爲老狂然於其所得意文能使吾任意雌黃不少忤

子。曰。此。真。能。狂。也。於。是。懷。子。山。矣。又。一。年。予。出。遊。燕。齊。滯。廣。陵。與。子。山。同。宇。分。東。西。戶。習。見。子。山。如。所。聞。更。惘。惘。少。貌。言。子。山。悉。出。其。文。使。予。閱。之。任。意。甲。乙。如。家。叔。子。時。而。向。之。見。爲。傾。巖。邃。壑。者。隱。隱。欲。轉。而。爲。平。岡。複。嶺。予。爲。求。其。本。要。更。鼓。淬。之。欲。然。若。弗。及。嗚。呼。子。山。過。人。遠。矣。今。人。甫。童。子。稍。識。字。詡。詡。自。命。誦。一。經。畢。自。謂。天。下。莫。已。若。當。坐。皋。比。教。授。人。子。山。問。學。日。久。業。已。爲。文。能。如。是。猶。折。節。虛。已。力。求。變。化。其。所。至。豈。有。量。哉。予。又。見。子。山。近。棄。去。唐。宋。以。下。書。

漏三下喃喃誦左國秦漢不休與長安王築夫雷伯
顓爲友善王雷予亦得交之博雅君子也子山之人
其進乎文矣乎

伯兄善伯曰文有奇氣而自旋折故佳

○樂溪僧修某庵序

天生人有五穀五蔬五果以養助之而又生他卉木
爲人觀美人之自奉有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而又高
高下下爲臺池園囿以自適其情蓋得以寬閒有餘
養其勤動之不足是故虛實者理相因者也虛以養
實實以成虛是故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樂溪接寧
都石城之壤有某庵翠竹萬个流溪帶其門住僧某
言曰亦此孔道也今是庵翼屋壤僧不能樂居方今

金死葺之爲難僧欲勾諸檀那人自一二分皆可舍
予告汝僧曰天下之萬虛無者皆歸於實汝庵當孔
道旣葺汝屋其或任荷不及時失遽廬冥行者屋之
其或有道災疾者拊嫗之其或饑渴來求漿飲者稱
多寡賙之雖崇汝庵人不以爲無益告衆君子曰事
無巨微有益於人者一也心之所設德之所施無泰
岱之與蓬顆也諸君子皆捐其錙銖之餘以與僧所
以裨此僧者旣甚厚推是以益求其實諸凡於孔道
立風雨亭子設茶飲念亂水之難爲楫與梁於道路
則修傾圯孜孜焉以利濟人物爲吾事也福應之來
舍是奚歸哉舍是奚歸哉

閔賓連曰虛實相因之理於建浮屠家無此論者
然自是確甚

王築夫曰修庵自是無益事替他婉婉轉轉生出
許多實益來是善接引法卽是文字善幹旋法

○饒磊庵荔支詩序

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嘉果爲五穀詩文章爲布帛。去年入粵交至友四五人讀粵中詩文甚多獨以不及荔支爲恨今夏五航海來瓊州瓊州素多荔支意坐臥樹下日啖數百顆將倍舉以補去年之闕問諸稗販者云四地皆不實間覓得率齟牙擊喉撓腸胃可不恨者讀饒磊庵荔支詩三十韻磊庵與予同江右人初見若平生歡荔支詩工麗淹博使異名役事類皆編布渾融通以辭義故疊數物而不見爲累重

難舉昔謝逸作蝴蝶詩美世傳誦之稱爲謝蝴蝶鄭
谷作鷓鴣詩時稱鄭鷓鴣是詩出予定知世人將復
有饒荔支之目磊庵雖欲不自居恐不可得已
伯兄善伯曰小致文字卻無小家氣

○譚兌子荔支詩序

予既讀譚兌子和阿字荔支詩三十首曰何其與予
同志也何爲同恨荔支也予最恨今年之獨無荔支
予則何爲不同作詩予恨荔支故不作荔支詩恨之
深也兌子恨之何爲作詩恨之乃復爲作之恨之尤
深也然則兌子既美之矣則何爲乎恨之曰工於恨
之也何爲工君子偕老刺宣姜也猗嗟昌兮刺莊公
也美之極恨之深也此國風之旨也天地之生果蔬
花卉以無萬數美者傳厲者否故作詩不佳與無詩

魏三子文集卷之九
同此予所以不作荔支詩也

叔兄冰叔曰貌拙意工是極善逢世俗文字而力

脫去世俗之態故是最工

○○○雲中司馬歌序

河南周公司理吾顛且十年以最遷大同其門下士
為雲中司馬歌送之或言公不升內朝得關天下利
害僅知雲中兵事為不稱其才余竊以為輕外重內
此江左以後世家俗儒之見不可以惜公嘗讀易序
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而知兵刑之故矣
從來國家治亂莫不由於折獄之人刑當其罪則小
盜不敢作五疵行兩造亂則無罪者憤結思報有罪
者猖被以自恣二黨合而大盜起此兵之所以不得

息也。子產治鄭桃李不援而萑苻無敢聚士。蔦修官明法。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故曰教明於上則刑措於下。刑當於下則兵偃於上。然余幼治尚書。每疑兵刑皆殺人之器。而刑以秋。官兵以夏。官夏長秋殺其故何也。以質諸老先生。莫有言者。則謬以爲夏時長茂無所不有。故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於是百工技藝巨貪大猾。蠹獮之夫無一不藏於其中。上之人亦不能盡齊之。以體統繩以法度。化以德義。而有時並收其用。刑則不然。單辭隻字不窮於秋毫。笞杖之

殊不各當於律例。則不可以服一人。故明刑者猶天。清木落而根枝畢見也。而兵可百年而不用。刑不能以一日無。公之理吾願兩造之人不敢以私謁其門。三木不施於百姓。縲索不加於士。其治刑也已有夏時長茂之象。遷而之兵。蕩佚簡易使士知將而將。知士所固然矣。余爲公部民比年杜戶窮山或浪遊江湖之上。公屢索見。丁未秋公將行而余一獲識公面也。遂命爲文報公於雲中。余因公而釋易書之義。故敢以質於公。

陳元孝曰論兵刑分合處精確可補注疏
陳椒峯曰筆法堅古如百鍊之金此進乎西京之
文也

○○洞酌亭序

并銘

洞酌亭者宋蘇文忠公所自名也公得浮粟泉陸太
守立亭其旁公過之名曰洞酌泉無亭凌雨歆日游
至故亭不可廢然亭之興而必廢公知之廢而復興
公亦安得而必之矣先是亭廢金谿謝公繼科作之
作復廢南昌陳公以誠覆作之遂更名用汲自陳公
名用汲後十餘年間人不知洞酌所在立碑建亭於
城東門內之井側故址蕪焉其後兵火疊加蒿藜柱
乎徑狐狸鼯鼠之所蹲跳人士日不暇給而是亭竟

廢矣。煥子歲臨川饒子九敏誅荆棘疏泉旁隙地而
亭乃攷郡志及蘇公雙泉詩正直洞酌亭之故址於
是年三月十一日亭成顏曰洞酌復古也。叔○兄○云○一○
也。接○最○妙○沈○鬱○頓○挫○前○半○廢○興○感○慨○始○有○著○落○公歿後數十年南渡而河南北漸已淪沒屋門之
難曾未得蓬顆而名趙土焉此一勺水也公名其方
丈之亭而以予所知迭廢迭興如此其於公將喜之
耶抑悲之耶亭興廢皆值吾鄉人辛丑夏五月予復
乘興來海外登斯亭交饒子九敏九敏爲予道其作
亭事予疾聲歎美之饒子曰洵美之汝其銘之立月

予將渡海北歸前日再登斯亭與亭別如故人於是
遂銘之銘曰
地有泉蘇公鑿之宋有亭饒子作之亭有銘遊人樂
之酌泉居亭適當其虛樓而下視乃監我須嗚呼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叔兄冰叔曰筆古情深似在歐陽豐樂亭之上

學積雪。跣足走七百里。余時作詩贈其行道最悉而
急轉。好。綴。聯。三。任。道爰兄子幼剛。又從仲父來。仲使與其季居幼剛善。
力作敏不及季父而專純過之。仲望以彭林二君能
作人。旅居東岩者多奇樸士。故使其弟若兄子並遠
就獨身脫然爲萬里游道。爰居既久。念墓草不易者
且十年。請于是冬率兄子歸省兩先生。日是不可以
無歸也。確齋作七言長篇以送之。躬菴作短章五言。
予念二任年時蓬頭跣足。手泥土。身短後之衣。時負
木榘入城市。視之直與溪山傭奴等。然江州士負志。

氣坎壈險阻。伏金革以死者十而八九。而任氏兄弟。
叔姪活草間。是不可謂偶然也。以道爰英多加幼剛
之專純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二子可以相爲師友。予
聞其行既作詩。意不能自己。更爲序。仲望志畧沈毅。
予奉爲畏友。二子之志率如仲云。

丘邦士曰。鈞鎖屈曲。急急設色。能使諸奇士睂宇
如見。

○建佛花庵序

予兀坐山中聞犬吠聲甚急視之淨土寺僧某也言曰邑西郊石橋之畔可十肘所廢址蕪焉故所謂九蓮者也九蓮之並爲一葦庵庵僧師弱舟所立兵火後悉蕩爲墟人言九蓮之址于地脈爲王某居士慨然舍其基居士某某鳩資營建之意甚盛請爲序其事且命以名予聞之歎曰興壞之故大矣哉予弱冠時常常出西門登高舒望屬郭延袤數十百區率皆貴富家列亭館與浮屠居鱗次雜沓方春時爛如錯

錦至今過其地未嘗不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己也乃
意百年外稍稍能復興起而適聞諸君之舉是重有
感動于予心昔者李召之事佛謹園中菜花悉成蓮
蓮有佛坐其上人以爲李氏奉佛之祥予憶其址環
蔬圃當名曰佛花夫作善力者食報長爲善于易爲
之日功在尋墨爲善于難爲之時功什百方今兵革
之餘人不能自取給者往往而是且昔歲災水今年
旱魃爲虐秋雨滄溼粒腐于畝此真所謂難爲之時
也而諸君猶孜孜不息僧某某竭蹶赴其事是豈所

謂當務之急耶昔范文正公守杭時方大侵公乃勸
民營佛室盛作土木乘舟汎湖富貴家日費不貲而
窮民存活者甲于他郡○命○意○處○渾○然○不○露○悠○然○有○餘由此觀之可以知君子之用
心矣推致其意德以滋大是爲序

叔兄冰叔曰一篇全是感慨文卻婉轉不一筆徑
寫亦全不用轉換此情恣之最佳者

丘邦士曰全以含吐層摺爲文古文之工此者莫
過永叔每讀其文如行雲遠渚遙披暗接千情百
緒卻成一線絕無撐突蓄縮之迹方是文字中得

解處此文庶幾得之

○送涂雲石歸新城詩序

新城。涂雲石從季王父來易堂爲得師也。于其歸其
同門士作詩送之。屬予書。首古者出使異域適萬里
有平生之別。或身征戍兵。凶戰危親戚。故舊不得已
其行。繾綣鬱紆。于是作爲詩歌。以寫其情。漢唐而後
惟其可送者。亦作詩送之。不必其使異域。適萬里也。
予則謂詩以言情。數里之遠。一日之離。其于事可紀。
節槩可述。德可頌。瑰偉可厲。俗此而不詠。歎形容則
詩歌無乎用之。是故古之爲詩者。不飾情。不溢美。寓

規于頌或贊歎所已能以厲其餘或進所未及皆足見朋友相成之意今雲石長于梁肉自戶以外跡罕他至保祖父之訓足以自淑而踴躍走四百里側身猿掛登絕險之峯若趨仕謀食者不可一日已推師之兄弟朋友儼然屈事之此其意最爲近古方雲石至易堂家叔子生徒旣具分坐席館餐定竟以雲石之志改轅而東凡此者皆可歌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雲石勉之其自此矣凡得若干首列如左
甘健齋曰不設波瀾一氣轉注有力

○○大方上人雜著序

儒者尊儒而黜釋今日之釋未可以輕黜也聰明豪俊之士篤摯之人無所發舒其胷中或蒙難亾命率多棄妻子祝髮披緇衣托跡空苦以休鍊其身心他日見于事業補天地所不足者將于此乎有人然此絕非釋氏之本旨然而吾尤有所取焉大方上人少爲儒老而入于釋爲人篤摯少文與人交無貌言嘗出雜著一帙示予不求文字無浮蔓之辭予間錄其切至語以自儆上人喜言三教合一予友林確齋以

爲必不可合其說最切于理然上人終是其說而憂
确齋病特甚确齋又寓書上人謂其多情累于入道
夫使上人居溪山口誦佛經晝夜參修以求所謂悟
徹者則世何有乎上人吾雖不相見可也上人所論
著大約依于忠孝事有利濟于人者不憚殫心力匍
匍以營之居南豐獨喜與程山諸君子游講學時或
攝衣冠往拜聖人又憂程山之貧規其未儉予嘗謂
上人世僧不善言佛歸于空苦佛思度盡世間一切
人物一草一木足關其懷然則佛固多情之尤者上

人之最深于佛正在此當毋以确齋之言爲然嗚呼
以予所聞見綱常至性往往出于太平時稿木死灰
之老僧予視之覩然媿入地也

彭躬庵曰說得佛法有用是吾輩方外交本旨文
更朴秀簡折如寒嶺孤松

叔兄冰叔曰刻意幽折似王半山文

○通鑑表揆敘

余八九歲時先徵君卽課以歷朝捷錄曰雖童子不可不使知先代事其後畧知秦漢以來世次治亂興亡者皆捷錄中語耳及課諸兒則必使之讀小學捷錄曰是亦十三經廿一史之蒿矢已金陵某君先人有通鑑表揆一書文簡事舉標義一本綱目足與捷錄相表裏君以天下士方習論策尙史學欲授之梓人而請敘於予蓋自時文盛而實學荒有識之士欲廢之也久矣揆其弊不得不出於論策然習時文者

斤斤摹聖賢之言。尊傳注之說。雖體用乖違。而天下學者莫不知王道可貴。伯術曲學之可賤。稱先王道仁義。自童子而已然也。變爲論策。則必博辨古今。獨抒已見。以徵於實用。其流也。刑名法術。縱橫功利之說。皆得以雜廁其間。而管商儀秦。有時加孔孟程朱之上。故居今而教人。讀史則必先爲之別邪正。明是非。使其源流功效。曉然白於人心。於是天下之學術。旣歸於實而不浮。復軌於正而不雜矣。或曰。摘要取徑。此兒童之見耳。是不然也。易曰。童牛之牯。元吉。故

曰。始進善。善緣。善不善。亡由。至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善。亡由。至宋儒有言。讀史易使人心麤。是亦讀者之過耳。若以表揆之意。而讀史其必可無此患矣。

彭躬庵曰。持平之論。教人讀史一段。尤不可無此把柄。

○ 杲上人淚痕詩序

杲生僧也何以淚痕名詩曰幼失母稍長父以義死
非命雖爲僧惡能無淚魏子曰杲生耳目所觸身之
所經皆不忘其親是以有作其篇句之至者則幾令
人不敢誦蓼莪之詩迺吾觀杲生他詩風旨頗似不
終爲僧者杲生以僧爲孝則杲生旣已爲僧杲生不
必以爲僧孝則莫備於聖人之說中庸曰孝者善繼
陸云雜引成語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記曰父母不在將爲不善
俱妙有指歸
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故曰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志

意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杲生以此思孝孝可知矣昔衛武公作飲酒之詩而使人朝夕誦於其側夫警動以古人之所言固不如其已之所自言孔子脫驂于舊館人曰吾惡乎涕之無從也古人之淚其有徵也如此杲生取淚痕詩自歌自咏其得之矣

陸冰修曰廻翔吞吐真有得於古人立言之法

○贈楊生序

不務苟得之難貧而不務苟得之尤難貧以得財爲務而不務苟得之尤難之難石城楊生故大家子好百家技藝見輒學之得其精諸狡獪戲變指墨字役鬼神之術靡不能其後以數居間爲人子貸徵備亡算家日落則挾其技術游四方自養或奇而慕之楊生曰吾手足不能力作以術取人財物何慕焉生嘗行南豐道中拾遺金三十七兩曰此金吾安知其緩急遂留逆旅中二日而失金者號以至生輒盡舉還

之。又於客舍町曠得遺金十二客還與主人訟生輒
出其金以解。有舉債不能償欲嫁其妻而相泣於唐
肆者。生過問之。輒盡予囊中金。不足更代券其餘。魏
子聞而歎曰。嗚呼。若楊生者。非所謂貧以得財。爲務
者耶。世之危冠哀衣。歌誦詩書。法孔子者。其業皆遠
於利言之。若將免。然而試以一金。則輕起相牙。若秦
狗之投骨。生不難以其身試市井。作狡獪。戲得衣食
而獨難於取人遺金。生之自處。蓋何如矣。予因招致
之。見予益自歉。若蹴踏無所容者。予曰。生無爲也。已

古人當大事。正言切論。不足救往往以嬉戲立解嚴
分。空權傾人主。公卿肺腑。卒敗於訖師。而漢西蜀嚴
君平。每依卦辭。教人信義。忠孝。生之術。足以遏惡者
甚。衆持此。不怠其德。於還遺金。不已多乎。予樂道。楊
生之善。且欲廣其意。於是乎書以貽之。

丘邦士曰。教以善用其術。語妙其出語。無莊氣。無
佻態。文所以佳。

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卽讓伯逃荆蠻仲卽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夫伯讓而仲雍讓伯逃而仲雍逃一泰伯仲雍也伯讓而仲雍不讓伯逃而仲雍不逃亦一泰伯仲雍也伯讓而仲雍讓伯逃而仲雍逃猶非泰伯仲雍也故夫世之篤於從兄者不乏有也吾伯子神交友生之詩其何以云哉叔兄嘗曰所謂朋友如一身者譬如手足扞吾之生出吾于險未嘗德吾手足也身有毒瘡急延瘍醫以治之未嘗惡吾身也吾兄之訓弟弟之

匡兄毫髮無不盡視嚴師至友而兼之其膠固不可脫也幾幾于見女子之私冥頑而不悟故曾子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曰五十而慕今吾兄弟無間至于叔兄五十一之年豈易得乎特吾兄弟平日之相期許者各視頭顱不能無恨然于執爵之際也

叔兄冰叔曰天地間有此等至情至論不意至今日始發之文中雜引成說成一片情文亦猶花萼攢向燁燁相輝

日故登之文中雖得氣韻然一試辭文亦餘其
 味只水味曰天賦間亦出善至辭至簡不意主
 林隱若春各賦更難不始無野然于持解之利也
 主于味只在十一之平堂然亦平律音只采平日之
 惡惡矣收校校也作一曰五十而暮今吾只余無聞
 訓忠幾幾于只女子之味真而不可始會子曰
 且只李遠無不盡賦氣韻至文而兼之其風固不

○○黃生印譜序
 予族祖石牀精篆籀所刻圖書記妙絕一時家伯子
 雅好之頗得其工先是盱江黃君貞茂以此藝遊吾
 寧寧僻邑而多文物四方士挾藝來者甚眾石牀少
 所許可獨許貞茂伯子亦云是秦漢大家筆也近予
 客黎川聞有黃生者盱人能詩画山水鼓琴刻印記
 甚工一日懷刺款予門喜而揖之坐定問貞茂與君
 同宗族耶則曰此親吾伯父即世有年矣予憮然憶
 與貞茂把酒為歡倏忽三十餘年曾如昨日事其時

委季子文集卷之七
州里太平。物力豐富。人人家自豪。凡一藝一能之士。垂橐而遊四方者。莫不捆載。摺拾足衣食。其妻子。予方年少。氣盛。謂黑頭佩龜鼻紐印。旦夕可致。今頭髮種種。領有二毛。民力凋敝。游士日難爲。而貞茂猶子。以文雅世其業。邂逅他鄉。情何能已已。自是數見生詩。画印殊多名士。風而以印譜屬予。序予不能篆。亦不知何者。爲秦爲漢。然嘗竊聽石牀伯子言論。又在南州。與吳人陳元水居。逆旅小樓中。熱甚。不自得。則數繙其印譜。故口雖不能言。而心畧識之。觀生筆法。

抑何甚似伯父也。昔人謂画竹葉如書家波撇。而張九丈觀舞劍器及車夫爭道書。益工。黃生更以山水鳴琴。舉而運之。刀筆吾不知其工。當何如矣。

叔兄曰。無端中生感慨。悲壯頓挫。其他點染。悉合古法。

叔兄曰篇
中時發議
論而一氣
渾轉自然
蘊籍

譏而予于范希文辛稼軒岳忠武諸作又頗嗜之蓋其音節激昂頓挫足以助其雄軼之氣比之於詩似有美在鹹酸之外者雖非詩餘本體要亦圓渾流暢不蹈子瞻之所以取譏也鄒子幼圃能著述自古文至詩餘套數曲無弗作且富予得徧觀之詩餘曲尤佳好而其于詩又絕不見其為有妨者語曰人不能左畫圓而右畫方蓋亦其有未然耶夫詩之流為雜數雜名離合平仄風人諸體拘牽繆醜失情已甚風雅之道無復畧有存者則亦為詩餘而可矣

○ 黃株塘風雨亭施茶序

予二十年來屑屑道路祈寒暑雨未嘗輟也當盛夏赤日地如爍釜趾距入炮烙口枯氣竭腑胃焚如擔負之子呼吸不得續於時得一椽以蔭勺水以潤則皆有更生之喜頌美祈祝不容口而長岡峻嶺曠無亭肆無設茶飲者則羣怨嗟詈謂此方之人不仁甚或詛其子孫樂其禍災夫祝者詛者人之甚私然實天下之公理人生天地間而不能豪髮有益于人虛生也損於己者微益於人者大斷然而不可為則

悉甚也。且吾試行烈日中得亭以蔭得杯茶以飲。雖
法。君子無恃求者而頌美之情油然而生。忽然不覺
其出於口。吾故曰祝詛者天下之公也。黃株塘爲西
偏山鄉之縮轂。旣得合衆力建亭復與金精僧某謀
設茶以飲行者。夫已獨爲之不如合衆人爲之可久
長而不廢也。諸君子出入此途者衆不必推已以及
人而身實與焉。僧其徧告之。

丁叔兄曰援說祝詛處甚警策

○長生會序

自盤固氏至今四百有餘萬日。而人之生百歲約畧
之爲三萬六千日。一年之終始實百分數之一焉。故
人之生天地間達者視之一瞬耳。言其重則盤固氏
四百餘萬日中惟有生我之一日。而此一日成我身
于天地間者誰耶。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凡可
以爲吾父母地者無弗爲之。竭頂踵而不辭。蒙智愚
而不辨。此亦人子之情也。今某僧願得三百六十人
承一歲之日數。日設伊蒲諷華嚴經人直一日而全

歲不缺焉。序生日先後爲班名曰長生會以保父母
祈福澤蒼生我之意夫。謂尊釋氏能禍福人者。蓋幾
千百年于斯矣。且是日旣斷志修佛事。將必卻葷酒。
潔衣履。非惡之念勿萌。邪僻之事勿作。是亦爲善也。
已。夫爲善真足以報吾父母矣。自一日而推之一年。
一年而推之百年。自虛無而推之實事。則以此言福
澤又奚不可。

○ ○ 雜錄小引

諸子世傑請廣聞於予。予手疏古人事若干則示之。
畧無詮次。疏已謂世傑曰。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蘭根
與白芷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故仇母舍
遷孟宗母爲子作十二幅被。曰庶得聞君子之言。天
之生人。上知不時出而下愚者亦然。常材習善則善
習惡則惡。汝其培擊汝。卞戾澡雪浮滑。敦厚汝性情。
以發汝真知。使漸漬於善。汝或庶幾親君子。守訓言。

○四字○精○妙○

爲也。故曰利人爲上，修誦次之，則僧亭子之請又烏可已。又烏可已。而影成骨不折，又生思之入。

會止山曰樸鍊如古彝物，其肯要處尤簡透。

會省之曰一氣說，下中有層折，懇款淋漓，似漢人

了。詔令後古人亦言與不，朕來也。朕欲當以。

千然此對對，茶事皆然。昔而又得，得。

其氣，對門。古。

○風雨亭小傳

○○送門人吳正名往河渚省墓序 曰 曩曩劍用

戊午六月吳正名將往河渚省父墓遂歸貴池拜先

祖之壠而復還山中於其去予撫背繾綣若不勝意

者蓋正名八歲來翠微前輩輒期許之三十年間漸

見長益能取友篤行以自立於世今侍父廬墓離家

室者六七年季春始來而復去吾念正名既未生子

鮮期功之親獨身往來數千里浮浙水返秋浦溯三

十六灘顧妻孥於寧都歲一行乎則幾半年於途不

行正名性至孝又豈能久違祖父之丘墓而不一顧

也。且夫正名之身。祖宗之身也。風波盜賊之險。吾甚憂之。正名有河渚諸君子之賢。不忍棄去。則遷家其地。身爲不祧之祖。豈不甚善。然此非獨子孫之事也。吾先母墓李村。距縣三十五里耳。往者山寇陸梁。三年不得至。東南變起。道不通者。又四年。不孝子憫然。長望心悲而已。况間關數千里。人地不能不變。遷舟車倉猝之虞。保無阻絕乎。吾恐慄然傷孝子之懷也。吾故欲汝奉父。匱歸祖。壠攜儷。反其鄉。而居。否則再歲一至。而兼省路。近勞費息半焉。傳曰。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觀汝六年在外。天下之變。故目擊而心熟之。矧茲身事其待。子謀乎。汝其以予言告河渚諸君子。來而報我也。

叔兄曰。以切直之文。寫真意。自無枝葉。然自有曲折。寫出處情事。自當如此。故文彌老樸。

卷之八

此書由歐陽修等奉旨校勘文獻法

及曰以歐陽修之文獻法自無妨礙

以予言其同家者皆下末而

之變好目擊而心感之國茲其

晉亡失其人之節亦盡收之矣

魏季子文集卷之八

書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禧冰叔訂

○○答友人論文書

下問以文章之事禮愚闇豈足語此

留城中返山復迫賤事忝城以故報

異在庸人詡詡然自有餘而足下顧

虛則明明則變虛則入入則精大海

歸之頑石堅中物不得入君子之有意于修身砥文章者此其首務也然虛而不能實又往往失之是故有神恠猙獰者堅金石者洄洑安流者河者海者古燹器者風雨雷電爭飛馳者裒文章甫者猛峭者雋永味者肖寫者突巖恠石磔人毛髮者日月者嶽峙者龍者虎吼獅跋跳者率然者春若豔葩者秋悲者夸誕浮靡會駟者質摯者組如錦者草寇野服者妍婀娜者斷制如老獄吏者宮闕崔巍廟堂皇者氣嚴如冰者火歆者蜃樓閣者島飛川立者銛如莫邪銳

神錐者脈絡紉密者冬枯木者七盤者萬馬奔馳戈戟森列者閒閒泄泄者屈突犖牙黜僻者鷹隼擊者止水之潘者筦絃鐘鼓雜作賓主紛酬酢于堂上而舞者歌者凡此文章之正變則古人皆擅之或得諸此或得諸彼千態萬狀恠詭無門且夫風雲之變不一而要不出乎山澤之氣飛搏而上雲溟不離乎地神奇變化不外乎法常至而恠實至而靈故日本豐者流沛操泐者能奇也古潘岳范曄魏收輩世所謂文章之士恃其文藻放僻自用陰賊不軌君子視之

曾狗彘糞土之不若匡衡張禹竊聖經之糟粕言行
背馳圯人家國則是文章者小人之鳩毒而行誼者
文章之根柢令名之舟車也

汪舟次日理精以肆氣奇以質法嚴以變文在秦
漢之間

○與友人書

禮得知足下多歷年所經涉歲月日以彌浚中間絕
少睽隔予今將遠行脫獲長駕慳生平願望歲月不
可知已不則當作五六句別其閒消長亦自懸殊嘗
與足下別一二日私心輒感離索忽忽若有不愉快
亦不知其所從至也禮生而疎落濶于事情然于足
下獻可替否纖細無脫遺亦旣殫盡心力予不欲效
侃侃之辭以故不達今予行矣丘林二子將偕予俱
發家叔子則授徒郭中足下所資益祇良之人叔見悉東

西處中夜思之寧不休然人生天地間負七尺昂藏
 乃不克踵武前人猥自放棄與腐草枯木同摧拉不
 亦大可憫耶子輿接筆轉筆處極古情有言雖無文王猶興且足下亦既
 稔聞賢人君子之說矣循其指歸可探繹而得以足
 下之稟賦生平所聞見而不獲日新月異以自遠流
 俗豈情理哉足下最病漫無主持每事居可否之間
 輒從風而靡人品學問終恐頽隕語曰蟄穴穿隄單
 航絕木微之不防後不可遏又足下性多佻達輕言
 過動常常暴露且于此召侮焉啟小人媒孽無以取

信友生閒或正言讜論效忠告于人人將跡其素而
 易之不入夫聰明者人之幸也亦人之大不幸善用
 之以登于聖賢無難也邪僻倚之則祇見其破裂敗
 壞而不可救藥何則愚者其知淺弊亦易見若既有
 文過之才而潛行追非飾過之事其始似莫可疵指
 究其終竟至于無可如何而已矣望足下奮毅自振
 斷于義理不為他物撓奪舉止莊凝望之使人可敬
 善用其聰明以誠確自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足
 下日與諸子及予習處而使卒無成德是亦予與諸

子之過也。古人云：士過三日，眊目相待，予反棹時，令慨然有非復阿蒙之歎，則豈獨足下之幸。

叔兄冰叔曰：懇質沈鬱，情采燁然，其法度嚴密處，是劉中壘家法。

○○荅楊御李書

佳詩率以愚意。甲乙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寤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求其格，求其勢，求其句與字，求其章，是之謂法。章法之妙，闕亂而不亂，始則春潦滿眼，終則縮川灌河，神龍見首不見尾，率然之蛇擊其尾，則首至

者執此有要。川河自有徑。神龍率然自有首尾也。其
爲春潦也。川河也。無首尾也。首尾俱至也。一也。此操
法之妙。有以運之也。義蜂詩慷慨悲激烈。性男子大
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
懼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詣而不奪吾志。
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區
區之心竊所跂望。愚于好友寶若珪璋。惟足下察之。
甘叔兄冰叔曰。名論如屑。嚴鍊中。具有變換之妙。

丘邦士曰。下語斬斬著意。

鑿鑿然絕無作意琢辭之迹。斯爲渾麗。

○○○同易堂與徐巨源書

巨源足下。令聞令望久矣。近得讀所作敝邑彭劍伯
傳。幾幾龍門之遺。下里一介士。荷寵九京。弟輩榮施
無已。感謝何可言。中間采聽。或誤欲相啟告。循默至
今。會宋未有采義。敝邑覆見尊傳。此時不言。遂使足
下鴻文頓失。千古弟輩嚮往。謂何而忍安之。恐一二
情實之士。并疑劍伯烈事爲莫須有。劍伯與弟同學
數十年。或通姻婭。或同姓近屬。知後先事最盡。羅某
微時。沈身非所。劍伯天若援手。出之使供紙筆。頗能

忠勤自結弟輩亦因而卵翼之劍伯當厄時無所遣
遣某忝省會謁叔兄云忽斷新建相公泊讀尊傳則未嘗不拂然
大恨以爲小人之雄未有逾于某者某之謁新建公
也借劍伯之僕以行公方以危疑闔戶未卽見且須
後命而某不肯須臾待遂棄其僕掉臂歸僕方寓食
足下所爲貴池方涇及持之還寧時江省米翔貴微
足下僕幾殍道路劍伯方用是恨某而其後劍伯卒
以新建公故免于難新建公生平在天下弟輩何足
言但此一事周末如是而足下傳中云云推○就○處○妙○絕○豈非某欲

倚重以自賣聲名故譸張而欺足下是下謂天下有
真偽倒置如其其人乎昔張燕公幾陷元忠載于實
錄吳兢曰子玄已亾不可受誣地下弟獨何心而忍
令市井白徒誣一本朝國老簧鼓大君子之側亂天
下信史也此年以來某益無賴陰附山魃顯依郡將
招搖里市至事敗逡巡而逃弟輩深痛疾之姑置勿
問陽司隸有言狐狸下醜不足宣示天下弟輩苟生
視息覘然人面尚何某之足校至于是非所在則不
敢辭弟輩與足下同鄉生而同時願及大作之未出

竊通道所未逮否則足下方獎借某而弟輩是初制能手又濡筆其後以告天下天下得無笑吾鄉同時人議論異同如此輒疑當吾世幾無信史乎弟輩學業未修名不出州里于直道竊落落自負思所以上考三王下俟○義形于色○正酣暢○處即○用一○筆帶轉○結在百世于不惑朕非足下賢明不敢輒發足下里人彭躬菴流寓敝地當城破劍伯死時孤既陷傾衣裝贖之家爲之落歸則分食以食孤有過爲稱清江公以激厲之則涕下不能止弟輩相謂清江孤天下人之孤也柰何獨累躬菴躬菴曰清江公知我厚自通籍

來未嘗以後進遇我我不舉火乃當煩諸子耳躬菴身無在耳之言艱難立義似亦流俗所難朕古人謂士之當爲不止此躬菴耻于言義弟輩亦恥爲躬菴肩肩道此茲因尊傳及其事故并一道之足下卓朕以千古自處弟輩不敢不以古道相摩礪語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弟輩若謾足下是亦一某而已願足下察弟之意而恕其愚

叔兄冰叔曰擒縱殺活之妙全須于次第吞吐起忽處看之乃見實用本領處

曾止山曰。攻刺之文最易傷筋動骨。此文語語中要害。全不使出氣魄。如庖丁解牛。批郤導窾。神閒氣定。游刃不傷。文勢又皆駕空而行。排辨至此。可謂神品。亦是和公文中別調也。

○ ○ 同易堂與未有書

未有先生高義聞天下。今遣門人遠歷十三郡。采忠節之事。釐爲一書。昔李達當擾攘之際。建言修孔子廟。立庠序。以爲事。有似賒而實急。先生斯舉。當上附二百四十年之義。豈獨庠序之文乎。高門章於今。矜重其事。極能宣道。盛意弟輩竊附數篇。執筆濡墨。若或臨在上。質之在旁。不敢漫下一字。蓋此事關係幽明。晉其僞者則真。者滅褒其似者則正。者誣。溢其美者則尤。美者晦。故失情之毀。義所不出。卽所謂善善。

長者至此而有不敢用敝邑彭劍伯從容就死有古風烈徐巨源曾爲作傳中間小人所誤情實乖失恒恐以羔袖之末失其狐裘羅某世本織人失身不拔劍伯援而起之及劍伯當厄遣某赴會城謁新建相公不忠所事劍伯以此恨某而巨源傳中乃爲某斬斬作慷慨語以誣新建意某欲賣重面謾巨源以至是豈巨源抑自有故役古今傳信之書而佐喜怒巨源賢者宜不有此則某又安所逃罪乎劍伯死慙遺老母流離中某未肯一顧乃陰倚山鬼作活出入郡

將炫耀市人事敗他逃方賣畫都會處而顧欲以義士見褒晉之隱民之列嗚呼果何爲耶新建公生平弟輩整咳不相及屬當茲會灰死不狀而某以狡獪或能橫口語于四方所以言之切切者竊恐買璞賣朴重負先生之意巨源相去千里有啟事未得竟達今敬修一函附于左右事之周末道之視此加悉先生幸取一覽因風惠寄諸惟亮察

丘邦士曰論極真透故吞吐節奏俱得力

余生生日關係幽明一段詞嚴義正理切情迫足

使穢史謗書之入白汗浹背

○○代與人書

某浪跡半生無一可舉似獨聞天下有心胸男子不謂千里疎逃願爲執鞭今春植棹蓼洲過仲父緬弔今古歌哭俱有仲父慨狀謂予吾見周公其人真子所謂天下有心胸男子惜夫子來遲不與之遇子盍游章貢間覲面自得某聞之勃然自喜窃又不能不嫌于古者無介而見既則以爲媒介相需士女之常見私苟且有所求雖繇媒介猶可恥無求而見士固有落落自合了無常格雖醜明之言牟胼之聽愚且

以爲過矣。此真天下男子相見之事。某雖劣，何由自嫌。乃因友弟某附書劉公傳中，具道鄙意，開歲道贛，爲吳楚之游。先生儻度嶺北，出得以拜手堦下，展區區幸矣。

丘邦士曰：中間豁朕，直露奇偉，却如上峻坂者，逾進逾高。

○○荅曹九萃書

遠辱手書，喜媿交接朋友之義在天地間，其得相知與見面與否，皆無足重輕。然觀古人尚友之旨，則有同義之人生，當斯世不一相見，當必有遺恨也。禮聞足下之義，久十年來浪跡江湖，未暇相見，乃足下不卑鄙而棄我，是以奉書而喜。書中及龍潭之難，又謬方以朱家郭解禮，則媿不敢仰視。念爾時雖雨雪重，研究無裨，龍潭之死事媿無成。然龍潭竟死，禮則又不敢媿。昔有里人墮水死者，婦悲號，踴身投江中，爲

不解事者強救活之後數歲竟他適夫龍潭持佼佼
之節遠近莫不聞異日如有貶損萬分一則土崩瓦
解頓失千古是龍潭之死賢于生也遠甚○急○轉○入○而龍潭當
日事則又寧化李元仲為難元仲杜戶一村當塗索
見之不可得或屢中以危禍而卒不奪其于龍潭也
未嘗一通姓字禮以龍潭之故初詣元仲濯足未竟
倉卒質言元仲立草書與其門生辭旨篤妙嗚呼以
未謀面之人言未通姓字之友輒慷慨引手冒危疑
無少留難如此此其義激愚以為與朱家郭解有合

禮往讀游俠傳至朱家終身不見季布將軍郭解脫
踐更不直姊子而直殺姊子者未嘗不心動媿歎蓋
施德者以不見德為難而氣矜之士以能平情就理
自屈抑為最勝也竊聞足下破產為義雖頻見欺給
終勿遷悔然則朱家郭解之義風足下殆庶幾無媿
何日得交臂呼酒相與拔劍斫地宣此慷慨夫然後
喜可知也往有贈元仲詩一章因龍潭事作者並錄
覽

伯兄善伯曰質擊中隱隱見不馴之氣而段落頓

視之曾稊米馬毛之不若而足下顧視爲撐天拄地之業得失足以繫賢愚聲聞久暫言行顯晦皆于是乎在亦可悲已昔范氏以其家世爲不朽叔孫穆子曰是立德立功立言也由足下之言是孔子之聖老聃釋氏之賢牛牢徐穉袁安林逋之高班馬李杜之詩文張蕭之勲烈皆不由科目皆當先艸木而朽矣而足下之言曰足下不及某進士家伯子又不及足下舉人哀哉哀哉真言之羞口聽之汚耳甚于駟僮五百者則且倍萬不謂足下棄家學道之人腸嗉糞

穢至于此極也莊生有言鴟得腐鼠遇鷄雛而嚇之足下其欲以腐鼠嚇我耶吾聞君子愛人以德何以親之規之以言足下僧服方初旣入其門便當屏氣刻習自悔罪救過之不暇而遽昭昭然揭以示人曰某當來學某語當細叅又曰吾不若某某之浮慕而祇以爲名夫爲治之要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世之人且然况出世乎驚于外者其中必寡吾知足下之學不固矣且由足下之言舉世之人皆當學佛皆當爲僧以修來世爲人審如是壯者棄父母妻子

幼者絕婚室老稚男女皆祝髮披緇衣然自此一世
後人類已絕東西南北空曠無所野草蔽天日足下
所放生之禽獸獠獠狃狃克塞于其中則亦有何所
謂來世所謂人身者而待修之耶則是漢明帝以前
佛教未入中國陳思王未寫布流通之時中國之人
皆無從得人身也嗚呼愚矣卽以此言佛理亦大粗
疎矣凡此特因足下之言言之至愚兄弟志不學佛
蓼葵之蟲各有所甘而足下悅是輒思與共此亦鹿
鳴野艸之雅意固無害也僕以足下近方堅忍爲學

必樂于聞過衝口無諱幸勿督責

叔兄冰叔曰快論懇款其筆法明利媚好如錐畫

沙

○與梁公狄書

禮顛南之鄙人也二十年閉戶窮山足跡不交都會
至于聞天下賢人雖千里裹糧竊願一見禮舊知先
生于家叔兄又見大作祭王軫石文及廣宋遺民序
頓挫悽鬱讀之如攢戟刺心亟欲溯舟奉造聞方閉
門謝客恐不獲相見嘗覽東漢黨錮竊以孔哀之藏
張儉爲非賈彪之拒岑暉爲是蓋儉之爲人不足以
累萬家况百十不如儉者先生之謝客誠是也而獨
恨禮之不得見也天下艸土中不乏君子明體者多

有而適用者少先生所交遊造士當必有奇偉非常
 之人能使禮一一聞之乎比年閒放竊有撰述謹呈
 近詩數篇語曰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先生其有以教
 之滿容然不盡其言實東對黨融融以不夏之燕
 則甘健齋曰寥寥數言自見其傑然處奉鼓聞式聞
 至于寒姓只又見大卦祭王律不文又與宋鼓只氣
 至于問天不覺人觀千里寒時解則一良斷書朕去
 斷璋清之猶人也二十一年間只氣山只氣不交時會

與梁公於書

○○○與甘健齋論會文定公書與梁會閱必無當于

禮向不喜會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覆取讀
 之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
 每漶漫闕迂不足動聽聞其可施於事實者亦少特
 所為序記則卓爾為不可及蓋其論旨不獨原本六
 經而辭氣淡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
 嗜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為玩物喪志又不
 肯為汪洋倜儻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為
 子固之文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拔躋于聖人之

徒其為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
 禮以為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者也所謂原本六經
 不過存其綱維取其邪郭以不墜聖人之言已耳嘗
 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叛道害義莫
 甚于此此處不深辨妙而後知蓋子固好雄文得力於其
 書遂至以雄仕莽為合箕子之明夷美新之文非可
 已而不已嗚呼抑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木而歌
 使曾參閱子騫見之以為有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
 閱尚得為孝子乎哉曾閱而取壤則曾閱必無當于

國策檀弓之文

孝曾閱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為可取嗚呼子
 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為此
 言以為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
 繼母撫四弟九妹不遺餘力是其行義最高而呂公
 著常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公
 著蓋非妨賢而毀鞏者明矣吾由美揚雄推之則子
 固為人其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著者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
 祭仲逐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

林確曰
議論真得
六經正旨
而文最天
矯道健

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六經。丘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議論間有一出于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足下生子固之鄉。又嘗序文定公文集。故敢布其愚。以與有道相正焉。

與鄒勿岡書

弟性好遊交天下士多矣。未有如足下之好學善下者。人方不學而自足。足下學成益謙。其深造于文章之說。豈復可以道里數。美計喻家叔子嘗言古今名士詩文。晚年動見醜拙。豈果老而智荒哉。緣以學就名。成心自滿。假不復讀書。求益于人人亦無敢有以益之于學問。二者盡情廢絕耳。而吳越之士天資敏異。學淹博者十人而五。求其所造則似與古人不類。何也。吳越者名士之市朝也。立名易則趨之者速。而

實不至焉。辟。如果未成熟而摘之。未有能盡其質全其味者。抑或慕尚文藻。以耀俗爲工。而不講求古人立言之意思法度耶。禮去冬見足下文稱善踰四月耳。輒多變境。則此四月中學問可知。禮廢學久。近從友人借讀王文成公集。理學語禮不得知其文章剛健純明。其別錄之爲奏對公移者。則真天地父母之心。聖賢豪傑之略。三百年來一人。洵不虛也。儒者必通世務。達時變。否則雕塑周程之像于堂。案列通書正蒙之冊。可謂有益于世乎。做郡舊曾板刻。雖廢想

多藏者儻記室無此本幸一覓覽當有以相助也

叔兄曰語之懇到處自耐咀咬

魏季子文集 卷八
意而能吏好自尊倨不下士。儒吏耽志詩文所好士。多名譽。佻達浮華無質。時平則飲酒賦詩。不能有裨。民生有事則束手無策。甚或相背叛。不足恃為緩急。語曰：葉公非好真龍者。鯀跳擲泥汗求升合之水。以自活而往往自命為海濱之怪物。嗟乎真龍不易得。而好鯀。鯀者又比比然也。何惟乎好士而士不至也。明公以文章名天下。所以好士者不苟在乎此。以禮兄弟之愚不肖。其殷勤下問皆在民生之利害。卽此者撤兵一事。徹邑父老子弟則既尸而祝之矣。惜

乎禮等不肯為鯀。鯀亦終不能為魴鱖。無以稱塞明公網羅之意。人便數行道謝節令暑雨伏惟民生自愛

叔兄曰說今日好士與為士者之病可謂酷刻然自是平正之論非刻也文如激水波瀾自峻

自吳平五之論其條出文收然水亦關自製

公尺曰蓋今日之士與徐士昔之陳氏關道深

公深之意人對機許能博消公昔雨外計其主

平也者不消公論也來林不論也

○○與適庵大師書

讀記過日錄大師之用心切而功勤可謂至矣其他

瑕瑜諸評已盡特中有一節似無過而為大失者所

謂周旋人情處是也刺人者刺其要害鍼人者鍼其

穴道拔人者拔其豪俊救人者救其危急蓋人之精

神有疎而後有獨密有輕而後有獨重故孫叔敖不

辨驂馬而楚治智伯察炙籩而國亡務大者畧其小

舉重者遺其輕也且所謂畧其小遺其輕者非荒忽

忘脫之也辟如綱舉而目張食口而身肥是故刺要

害其四肢則已。不舉矣。拔豪俊則庸人皆爲我使矣。故大匠之爲巨室所勞心而求材得棟梁幸已得枝柱闕闕又幸已其他榱桷窗戶之材非不兼收也而意之所注力之所營不在是焉。蓋勞心于其小則分其全力而不足舉其大。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且懼夫明智之士袖手優游而旁觀焉。遂有以窺我之重輕則固已掉臂而去矣。竊觀周旋人情錄中雖已書過而日之所爲常蹈是夫周旋人情何心也。錄中所謂討好是也。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

矣。討好之學術有似于畢公之克勤小物有似于諸葛武侯之謹慎。有似于謝幼度之屐履皆當。有似于王茂弘之含容而究其德業機用則皆似是而非。入世者有此則不足以立功。出世者有此則不足以入道。語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師其不以予言爲逕庭也夫尚幸有以教之。

彭中叔曰議論皆識大體中要害而辭氣溫純若不欲以才識見者忠告文中又標一格

卷之二 文集
先人 卷之二
三
不為以十餘月者出告文中又對一益
道中只曰為命皆精大觀中要書而續原
亦夫尚幸亦以終久
張詰曰此言雖不可以命大禍其不以干言為惡
可者有此限不以立處出世者有此限不以
王敦與之合容而矣其業難用限皆其具而
其情之學亦非以干畢公之古性小神亦以干
其情之學亦非以干畢公之古性小神亦以干

○○與王觀察書

拜別解纜溯重灘經萑苻之澤伏托威德行李攝然
至于家山甚幸獨于明公眷眷然不能暫釋于懷明
公以司憲之尊下交部民容光先濟講布衣握手之
好此近世所未嘗有也古監司權最重宋宰相出守
郡監司或臨督之如屬吏夫自監司遞下至于布衣
不知其幾等矣然賢者所自處則雖貴為宰相直與
布衣無異今明公不即為宰相則既已為監司孟子
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意內有所甚重則舉外之

所重者甚輕而不屑意耶。然當今公卿以好士名天下者固不乏人。或名至而實不至焉。或名實並至而有岸然自異之心。極謙恭折節之能。而卽以其至謙者成。至矜泰大之氣。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豈獨爲政哉。大賢者之好士亦莫不然。明公爲政寬簡如春和之浹物而虛已下士。行舉世所難行則亦要歸于平易。蓋視之不過布帛菽粟尋常之事。夫是以爲而不有好。而不厭其安且久如此也。禮三十年來省郡尊嚴之地。雖有故未嘗一通名姓。今于明公

未見而慕。旣見去而思之。不覺忘其硜硜歸舟。自念爲之呀然失笑。此如寒崖陰木。積歲不華。而春氣益溢。造化力有所至。則亦自相花實。與衆卉同獻其能。固不自知已矣。聞許兵主已行。不假道敝邑。明公以一言而甦數縣百萬窮民之困苦。禮雖拜南金千鎰。其爲感恩孰大。于是分兵畱屯。當是曲突徙薪之計。明公勤心民瘼。好察邇言。知不罪其瀆主臣。

伯兄曰。步驟安雅而情緒娓娓。中人亦如春氣所至。自相花實。令人畱連感觸。

臣民萬萬必不肯舍陛下何則天下將相出萬死一

生圖恢復者皆陛下所選建拔擢被陛下恩寵最深

况淵聖失守宗社萬無復辟之理昔唐高祖與太宗

戮力取天下後立建成為太子而太宗諸臣不服蹀

血禁門高祖震動卒以禪位其後硬○証○玄宗失國子肅宗

立表迎上皇復位李泌曰上皇不來矣陛下但言歸

奉孝養則可既易表辭而玄宗始安心返駕夫高祖

不能得之於子而淵聖能得之於陛下極○力○洗○發○確○然○無○疑○玄宗為父不

敢居者而淵聖為兄敢居之臣則不信也陛下察今

日戰勝之勢惟當逆折賊臣姦謀速命進○步○諸將協力進

師以成陛下萬年一統之業若臣則終始奉守面諭

以為治命可據又○斷○絕○後○語○自今以往陛下即罪臣以叛逆之罪

臣有死敵而已不敢奉詔

叔兄曰字字画沙印泥語語貫金穿石此天地間

有數文字視澹菴封事覺更勝一籌○一篇下斬

截字面即為文中悍節奇甚

蘇字面時為文中與論存甚

亦嫌文字頗難恭謹事學可然一壽○一壽○

知只日字字面少口出語語貫金突不其天以日

且亦亦前而且不效奉陪上

以微前命百卷白今以抄聖不唯果由以幾並之

唯以文道下萬年一德之業若且順發故表亦面

且通被之楚華當幾亦規且幾請應命諸機師其



